古奏議

論水災疏

歐陽修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筏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淫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

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决千百步濶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

知此處借嫌破嫌是進諫一法

假說庸人不是以破其隱

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

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

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
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於
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
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
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群兵窺覬陷于大禍
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
室爲皇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
洞鑒今古必謂此爲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
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
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

內夫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塡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誦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

不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
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
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
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
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才但於今
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而不幸為軍士所
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
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
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
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之知耳臣之前奏乞留中

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為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滌節開宗廟則水為災而再建儲一節最為鉅識秋貴之議雖是恐未必然蓋歐陽公纂五代之記多起武人故于此事獨為深慮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三四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裨補聖聰、無聞上荅聖恩、下媿淸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所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illegible][illegible]議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illegible][illegible]、任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服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

終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

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者有王
明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
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
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
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
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
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
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
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
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

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嶺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慈終得移置湖南得行詔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遷延數年然後復今二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

則彼不以前賢必然之迹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
述用數千百爲戒遂爭必言得罪不悔益所謂進退一
節終始一轍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
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以顧私恩與
之諍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
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亦可謂徇公滅私
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
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
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
不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

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未諳官守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諫官卽不是救之人爲國體歐陽公持之矣至言諫人之難易屬至論其言忠邪公私極盡情態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歐陽修

臣近風聞狄青與尹洙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送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譴

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晨效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生事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恐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所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服今滬奮然力取其功[illegible]紀而[illegible]就遂無所成

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小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審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

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恵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亦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巳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踈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刑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專關利害伏

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水洛城不可罷而狄青劉滬純紀宜盡如其處分兩完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有

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愼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寛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

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
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
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
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
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
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
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
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
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
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

輒畧陳數事，伊洛淵源，諳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故久實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讒謗，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爭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

意貫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淩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懾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願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口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illegible]有[illegible]之文如杜衍以罪去而[illegible]惜賢之意[illegible]乃韓范富歐[illegible]

[illegible]讀此令人[illegible]歎

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

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
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
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
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
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
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
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違慢故纂
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
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
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

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
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
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
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紀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
宣論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
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
者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
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
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
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

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曠官失職者奏行賞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

撰□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抄□□次大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僉書史院牒閤封付勾追根斷其□歷時政記起居注僉乞更不進本所貴史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史諫官□□□以著人主□失□所畏懼卯

歐公于□官□歷請之特切□史官以□誠翔

□者為言所以不輔誠肅不□□□□故事首

□史也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諒祚狂僣釁隙已多不越歲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爲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僭靈監盡有朔方之地益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

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享十之物。百倍德明之時。牛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纔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耳。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

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邊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旣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

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支吾矣然而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耳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朽腐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鈍以當桀

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今方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復功、但顧人謀如何耳、若上憑陛下神威廟筭、係累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

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因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耳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以自守矣而

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數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將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耳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

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于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潛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黠虜方盛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鬬必取之計

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計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如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

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横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此臣之所言者大略知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獻芻蕘、一讀于、

文四大段俱練習將器非文上也循毅而來關
急攻之此是兵法惜乎當時之議皆姑欲就和
而僤于攻以貽金遼之困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脩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

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巳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

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恡、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

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謟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

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
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
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
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揺甚
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
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
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公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
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
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
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

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耻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

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好疑自用與下爭勝此察主易犯之病只此一意揭覆片出真如川雲嶺月

議學狀

歐陽脩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

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

里閭于鄉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于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于婾薄也

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徃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

之爲開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眞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

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决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譽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責士而京師獨以

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

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蒐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

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此是有關繫於文字不可不看○方今文士皆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察德考行之意荒矣而上之人亦特於此文中欲正士習却知生心害事者之不止於此乎且欲慎重詳察而失之苛細傷雅道亦可慮也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忍無涯之後患自爲制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窮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窮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

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詐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予輙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等、皆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貪獸無厭、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絶、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絶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

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況鹽者
民間急用旣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
捐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
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
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
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
賊不因敗衂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
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僞和乎二問旣和之後邊備果
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
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

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
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
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
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萬一能有說焉、非臣
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患、此始矣、方今急和謬
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減、然臣竊料元昊不
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增添、而將相大臣只
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今日一頓盡與、則他
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求其如西賊雖和所
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此、臣前後非不切言、

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歐公持不和之議大議遠識也五問已洞徹本但歐公能言而當時無任之者耳可惜可惜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冐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

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

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益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故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

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盖闔郡之間往往而絶也朝廷每一令

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

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
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
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
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
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
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
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
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
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章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以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

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

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

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冐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

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

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
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
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
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
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
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
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
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
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
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

可以至於著效久其任而稽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賢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

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

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

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
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
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
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
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
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
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
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
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
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

國若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

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愼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

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若彼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托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君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

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耻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

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

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

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紬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盖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

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

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

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
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
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
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
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
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
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
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
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
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

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
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於嵓野蓋十
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愼擇者公卿而
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
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
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
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
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
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
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

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

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耻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耻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奬之以禮義者往節

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衞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

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

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大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

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為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

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必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必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實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

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卒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偸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

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斯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用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

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皆捐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覩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

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

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趍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趍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

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

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

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而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

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一荊公所上皇帝書款爲言大都以申韓之意行
先王之法而陷溺于爛成人才以變置天下之人
先之以負說而後得其書然乃公本色也然以宋
之狀舜擬爲之以法亦是當時救藥之方而恃才
竟象更蹙行推則荊公之學術所從來耳然荊公
貴崇其驕而江陵有其才而繼之以私宜其不免
片○直溪模行浩衍曲　項片帆千里
評詞長寸

審勢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

下方幸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

之惠以養威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

爲陰與巳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盛大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

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

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狃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遺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

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之弱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烈萬家

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務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務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

民益務檢愼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勢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

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恊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

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勢論欲以法扶術不謂之霸不可也荊公之才大於老蘇而其中之扶術亦眞自謂三代之治故取行不顧老蘇雖亦時假使其過其說施亦特爲操一切之法以救其偏而不能尊尚古昔變羅海內若荊公之偏擇而紊盡也嘗謂文中子爲俗儒王荊公爲俗相皆以意務[illegible]者甚天王者之修乎[illegible]世務以意勝乎哉

審敵

蘇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旣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

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尤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尤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

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

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

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然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猶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絶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

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陜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也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申其所大欲而奪一鄰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

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萬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旣而信越綰布皆死而吳楚齊趙之彊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心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尤且

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喣喣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

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强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驟驟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

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若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

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其日圍其所以其日攻其所如此謂之聲命遣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淸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

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將因之難

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以七國之勢喻北虜之勢賂亦為禍勿賂亦為禍而論中國之憂在內甚矣而至于形聲貫三計料未見確然必勝之畫亦必兵食足將賢士勇有備矣而後靜以待其變發而不為動于以言之實而與之一戰戰無不勝之此論料彼審而要我跡吾未見其全策求與說結之論諸保必反而無以待其反謀卒以言偽者同屯田實寨恤士卒進去根和將相信賞罰外攘而內備德黨而用說其可矣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其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

無以服衆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其賞

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

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
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
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
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
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
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
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
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
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
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

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

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高帝之御將以術其猶有覇心乎王者之任將則不然曰不啻殺曰懷萬邦推轂授鉞委之閫以外而與衆爵之其中無術也

田制

蘇洵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

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

官庶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

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

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

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

犯者沒入官矣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二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

不勞擾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開皇于民名田之意然貧富絲

未嘗不能齊要使之不相耀丁

其意且使其法而已行田制之沐

任良有司而奉遲十餘年之久其

彊弱　　　　　　　　　　　　蘇洵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

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

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彊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

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與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觀敵彊其左吾亦彊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彊彊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彊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彊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

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彊志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臣以孫臏三駟發為之防其用而引古作據甚確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

不蓄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

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
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
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
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
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
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
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
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
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
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

將矣袒裼而按劒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段二段爲發中多微言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

民而措刑可與殲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主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

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巳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

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

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近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

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

名知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有宰相大臣旣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

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齊承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郡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

長我稉稻耶、今欲陂而淸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乂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

何罪如此此則妄肩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冐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冐佃之訟必傳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

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閩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宜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

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以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輙

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

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絶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歲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

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納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揺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愿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使富家之邑上有

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槩縣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

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

錢其責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責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

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恃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

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

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龎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

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會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

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至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

畀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

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言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

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言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躐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

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貪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迨休無聊利害相刑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

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裯
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
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
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
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
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
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
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
盛而慮衰當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

兵聚于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意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

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

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
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
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
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
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
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
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
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
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
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

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

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

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得其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

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大都抵新政所爲多取以傷人心躁進以壞風俗拒諫以隳紀綱而欲罷條例收青苗庸功實所謗訕而救安石急功自用之失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擁衆有扳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宜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初六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振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寛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賊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傷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浮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奪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咸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翫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之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縣征稅之儲上供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驚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唯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歸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論好兵之禍俱名言戰勝之後一段情更至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蘇軾

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

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聽斷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才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師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

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

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眞、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傍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

漢景帝卽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卽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于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

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
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記聖
功盡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
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
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
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
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
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
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

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神宗多事輕變故議之以處靜無爲之說

思治論

蘇軾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
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
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
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
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
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
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
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
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遼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　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

吏之不可擇是豈其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

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决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財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

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賫糧而假乞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强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隣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

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僉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劒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鈌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

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羣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踈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踈也然而四

上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

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敗而易敗夫所以多敗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卒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

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擧不樂者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吾之人皆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欲恐而不可行者莫未必任之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

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以此其本末三條作論論而所重在先定焉[illegible]說

後定了發策者之所默[illegible]

策畧二

蘇軾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

國不可動力不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二介之使

馳數乘之使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覩吾之所荅於是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旣而去未數月邊鄙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

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竪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責一朝發憤傾囷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籌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

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殖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

足辨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

役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朢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間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

前款謂

之策無聽傳授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亦甚簡矣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齊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illegible]宋之[illegible]大[illegible]在二府長公欲清中書之務與[illegible]遵行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是矣而曰朝廷不與知議[illegible]及於[illegible]者也其[illegible]生[illegible]多矣

策畧三

蘇軾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

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

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

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秖以速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徙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

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膺曆中天子悉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喧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

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

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治宋如諸葛治蜀王猛治秦振弱起強必先任人如先王符堅此特達之見

策畧五

蘇軾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

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
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
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
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
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
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
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
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
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
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

置諸筐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安養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

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致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

然天下終以不揺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竪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屛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則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

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

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衆歸皆嘗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情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釜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

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其意在得天下之心而習其才以爲川五事中尚缺重臺諫一節

決壅蔽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

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滞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

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以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

以戎狄之種至於霸王兵强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
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
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
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
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
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
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
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
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
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

吏推折羸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

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厲精任人而決壅蔽所以振頹扶弱也行文亦精鍊○東坡所得意人是王猛之后秦亦惡夫苛察者耳

敦教化

蘇軾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孳

其灾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燦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

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仰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

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

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恃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

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名實而務不貪亦謂當時多帑繁民焉耳

省費用

蘇軾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易為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

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什一之中寬然
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
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
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
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
其始而思之夫鬻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
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
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
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
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患

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

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肰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肰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肰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

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

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濵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

天下庶乎少息也

多事必多費多費必多用多用必多取多取必多怨衰世皆然○多取必多一切苟且刻剝之法

練軍實

蘇軾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强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蓋春秋之時諸侯相併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

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

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

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藉平民以爲兵

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

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

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遁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鍊軍在用壯十年而代之其法也或奮身矢石之役四十未衰而熟習諳練之人其力就衰其習可用者在汰皆簡而特存之

倡勇敢　　　蘇軾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虎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

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飜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飜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飜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飜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

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

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

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界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用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特達而精微○得勢敢倡氣也而必以所私結其心氣自心作此論勢不易

教戰守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

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病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

清輕霜露而犯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著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

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

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斷下　　　　　　　　　　　　　　蘇軾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繇、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

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

於術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彊黃池之會彊自冠帶吳入不勝其弊卒大於越夫吳之所以彊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

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絶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役其彊者至有天下太平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

者矣故其朝廷之議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循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

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

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闕乘與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臣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

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以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制策

蘇軾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

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

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參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

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

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

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

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

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

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盩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

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絶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

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

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

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内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内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郤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

嚮者下之所惡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求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

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

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

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

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

胥吏爲汙雖緐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
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
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
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
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摘姦也如
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摘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
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
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
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
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

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蘊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

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旣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

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有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義、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隘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隘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

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

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毋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毋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灸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

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昔人謂蘇文如貫珠中間跌宕起伏之妙又自與老泉老泉氣老而無其神荊公筆大而無其跌蕩後生熟讀此等文字才情識路一時俱長

論冗兵

蘇轍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芟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

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遷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輙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
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
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
琪李謙溥李繼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
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
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
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
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
不足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
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

有入冠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因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得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且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蓋行不過於出境而所聞不過於熟戶得有籍口以於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

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恠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輙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

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精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

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

減冗兵是也策在饒將帥以財使發間諜亦兵中一算耳不如乃冗練軍教戰之策爲長而其至計則無如充國屯田

臣事一

潁濱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内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黙脅天下以見已之權而

没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

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

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窮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

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
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
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
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
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
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
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
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
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
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

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重臣一議甚卓朗○申屠嘉漢長厲令人深思

臣事策四

蘇轍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以無憂有賤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鋭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大强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閒朝廷之强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而東

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大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於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事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

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之世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齎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

深思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甚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要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

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故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欲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擬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勢

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東坡所云天子無同憂患之臣將軍無腹心之事故其弟因之發重臣與任將二策

臣事策九

蘇轍

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

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

之故今夫

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願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皆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彈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

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

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閒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

置節月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因人情土俗之便而任吏

民政四

蘇轍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屬有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以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安其業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illegible]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兵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逾方城望文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谿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

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爲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鬬之患此

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覇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寛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内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

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甲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

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士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爲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

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辯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教鄉兵成屯戍亦即乃兄教戰守之餘策

民政策五

蘇轍

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棼穢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旣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幷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阡陌

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無弁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恥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取之以待

其弊予奪之權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斂藜藿不繼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民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内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爲設兵以辨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

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與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為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為農而不敢辭今者

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

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爲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

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為治可不大悲矣哉。

均田立制屯田平糴之議皆前人所發小異者

并冀人和田而因以之

民政策八

蘇轍

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自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摹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

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漆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橐駝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

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濵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强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磽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歛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

之地廢之爲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常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汝蔡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輙被水而五穀不入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

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爲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羣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羣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羣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舍事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辨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方

今天下重征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條理識議屬名手此亦因詩汝開有可闢之曲仕而欲通之天下貪窶破敗之郡縣亦富民本計也

民政九

蘇轍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無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無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威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

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闕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算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歛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

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

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譬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審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

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兵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彊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彊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

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彊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尋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

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無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盡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將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從而治哉。

宋事之困民辱國而卒以二虜斃坐是

議經費劄子

曾鞏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才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獘六聖相繼與民休

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摠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

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
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
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
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
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
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
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
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
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
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

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沖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

主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具乃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本朝有李生豐財用財議亦略倣此皆子固之文長于典實此作亦其一班